

《聽說愛情出現過》

四文一甲 吳冠穎

「我能不能再問你一個問題？」我鼓起勇氣拋出問句，在空中停滯，等待著它被接住，或是墜落。

「什麼？」你終究安穩地接下來。

「你有沒有喜歡過我？」

「……。」你沉默半晌，空氣凝結，我清晰聽見自己心跳節奏越來越紊亂，努力壓抑住急促的呼吸，我期待答案，同時也害怕答案。

「有。」你終於鬆口；眼淚霸道地擠進眼眶，我被動閉上雙眼，感受我的思緒波濤洶湧，任憑它們誘發淚腺，也觸動記憶的開關。

「原來我們的愛情，真的出現過。」

腦海自動搜索所有關於你、關於我們的記憶，影像越發清晰，澄澈的像一面鏡子，完整映出在現實與過去之間徬徨的我；我想起我們相遇的最初。

那跟畢業的頹廢慵懶無關，跟考試分發的搖擺浮沉比較相關。

意志消沉的七月，溽暑將讀書動力蠶食鯨吞，日記裡計畫好的預習進度被遠遠拋在腦後，時光的步伐陷進流沙，像催不動的油門，漸行漸緩、無聲無息；通訊軟體寂靜無聲，沉默地訴說被科技綁架的疏離，日復一日癱坐在電腦前，不停刷新的動態蟄伏成蠱蟲，在眼前形成一幅縹緲的景象。

每天的生活都是這樣開始的：起床、賴床、吃著像午餐的早餐，接著就啟動電腦開關，啟動百般無聊的一天。

「登」的一聲，我看見網頁右上方出現通知，細微的提示音在午夜時分顯得格外清晰，待確認的交友邀請串出現新的大頭貼，點開你似曾相識的名字，隨意瀏覽過你的個人首頁，我按下確認，但沒有加諸太多關心，在你的關於，或是我們有多少個共同朋友，你跟著其他灰頭土臉的聯絡人，一起跌進模糊的茫茫人海中。

「嗨，睡了嗎？」提示音再度響起，我從床上彈起，意外看見你的對話框主動從荒蕪的螢幕彈跳而出。

「還沒呢！」輸入完畢，我按下送出。

「習慣晚睡嗎？」

「也還好，但有打算要睡了。」

「應該沒有打擾到你吧？」

「不會啦，好像也過了最想睡的時候了，你呢？習慣晚睡嗎？」

「不習慣，只是今天特別想找人聊聊。」

「如果你想說故事的話，我可以聽。」

「當睡前故事嗎？也行！」

我伏在電腦桌，看著第一次聊天的你，敘述一個你一直放在心底的女孩；素未謀面的你，卻有種熟悉的溫柔。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她；只是最近才慢慢明白，這種喜歡並不是非得當情人的喜歡，而是打從心底感謝她，曾經參與過生命的一部分，並且讓我往更好的自己前進，對於很重要的人的那種喜歡。」

「這樣真的很好啊，我也遇見過這樣的一個人呢！」記憶的跑馬燈閃過，我想起曾經也驅使我朝向更好的自己邁進的那個人。

「看來我們都很幸運呢！」。

「這個故事對你來說，一定是非常刻骨銘心的回憶吧！」

「是啊，甚至可以說是目前為止，最深刻的記憶，但我並不後悔遇見她，或是錯過她。」

「你們……相愛嗎？」腦海中沒由來的迸出問題，打字，沒有多加思考地按下送出，卻懊惱自己的直率問錯問題，緊張的看著你已讀，試圖猜測另一臺電腦前的你，有什麼反應。

「是，而且我們都知道對彼此的感覺是什麼。」你坦率回答我的疑問，我鬆了一口氣，嘗試思索這樣的情感，背後的拉扯，其實是多麼難受。

「那……為什麼不能相愛下去？」我無法完全理解這些拉扯，只能繼續拋出問題，等待你回答。

看著你反覆輸入、又刪除，像是躊躇著不知道如何表達，最後，你傳來這樣一句話：

「因為有些人，你只能相遇、相識，卻不能相愛；有些人，在生命短暫而有限的日子裡，你只能深深地、用力愛過一次。」

我呆呆瞪著螢幕，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你如此龐大的情感。

「為什麼，你願意跟我說這些？」

「我也不太清楚，或許妳給我一種很安心的感覺吧！」

「對一個第一次聊天的人這麼說，算是稱讚嗎？」

「算是吧！不過相信我，妳有一天一定會遇見這麼一個人的。」

「那我想，我一定會努力記住跟他相處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很期待妳的故事，不過，我想我們該去睡覺了，對吧？」

「原來已經這麼晚了，那就晚安囉。」

「晚安。」

熄掉電源，我躺回床上，黑暗重新包圍整個房間，時針指向凌晨一點，意識卻異常清晰，腦袋反覆思考你說的話：「有些人，妳只能相遇、相識，卻不能相愛；有些人，在生命短暫有限的日子裡，妳只能深深地、用力愛過一次。」

「如果再次遇見這樣的人，我會怎麼做？」那是意識漸漸掉入夢境前，我對自己提出的疑問。

是那個夜晚的對談讓我記住，在生命倉促的流光中，我們總是會在某個街角，撞見這些只能相遇，不能相愛的人；但是我卻從未預料過，有那麼一天，你也躋身在這樣的行列之中。

但是對你來說，我是否也足以被歸類在這樣的遺憾裡？

「嗨，昨天睡得好嗎？」

「還好，你呢？」

隔天，你的對話框一樣從荒蕪的螢幕裡彈跳而出；看見是你的大頭貼，我開心的回覆，日復一日，我們漸漸習慣每天的閒話家常，彼此有過的經歷與喜怒哀樂都成為我們的對話；你從模糊遠景裡的配角逃脫而出，毫不客氣地坐上主角的位置，然後一點一滴攻佔我的生命，而我也甘願在這樣的溫柔中，看著自己漸漸淪陷。

享受過清晨朝陽的溫煦，就必須接受正午豔陽的毒辣，然後面對傍晚夕陽的騷愁；就像我們的情感，揉合太多複雜的喜怒哀樂在其中，使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如此值得回味。

已經忘了有沒有在日後的談話中對你提起過，你傳送給我第一封問候簡訊的那個晚上，我有多麼雀躍；第一次臨睡前手中緊緊握著，不再是那件從小到大總是伴我入眠的小毯子，而是接收了你的訊息的手機。

你知道嗎，那天晚上，我擁著你的晚安沉沉睡去，也在有你的夢境中徜徉著；早晨陽光從窗戶溜進房間裡將我喚醒，我的唇邊殘留著夢境裡的一抹笑意；只是有沒有告訴過你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也許你記得，也許你不記得，又或許你裝做不記得，就算你記得，而我也沒有多餘的機會再向你說起這些。

「如果我沒有記錯，這應該是第一次傳簡訊給你吧！很高興遇見你，而且聊了這麼多事，未來的日子也請多多指教，如果有什麼心事都可以跟我說，好嗎？」

於是我們漸漸習慣夜半的問候，一天的結束，也因為你而更有意義。

是那些夜晚的問候讓我們更加熟稔，也開啟我對你，愛情的序幕。

「我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再喜歡其他人……。」那是某一天夜裡，感應到你的憂鬱驚醒，下意識地抓起手機，開啟螢幕卻發現你意外傳送過來的字句；我焦急的點開整篇簡訊內容，螢幕在黑夜的房間裡熒熒發亮著，視線定格在你傳送過來的簡訊，文字漸漸模糊成幾團黑點，我靜靜感受著你字裡行間夾帶的茫然；節電功能使螢幕回歸黑暗，我反射性的重新打開螢幕，卻不知道該按下哪個鍵才好，刺眼的亮光投射出我的不知所措，但是想為你做些什麼的傻勁促使我按下通話鍵。

「就算不能為你做點什麼，至少也要讓你知道還有我在。」

「嘟、嘟、嘟……」平時無感的鈴聲，今天卻特別緩慢，幾秒鐘的等待像是陷入無底的深淵，伸手不見五指，如此孤寂。

「嘿。」等待結束，你終於接起；第一次聽見你的聲音，我卻沒有絲毫欣喜或是雀躍，想要刻意故作輕鬆跟你聊些什麼，但話筒那端，你的聲音在萬籟俱寂的夜卻格外深沉遙遠，心情隨著你的低落，再一次緩緩墜入無底的深淵。

「你還好嗎？」心裡設想無數安慰的語句，梗在喉頭掙脫不出，最後只能這樣問你。

「不太好。」

「好啦，沒事了，有我在。」是我好不容易擠出來的安撫，卻不知道對你來說，能不能稍稍平復你的傷痕？

「我知道，謝謝妳。」

「是因為想起她嗎？」我試探性問道。

「不是，是我女朋友。」你像是說著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般，淡淡地脫口而出，你的聲音透過電磁波嗡嗡的傳進耳朵，鼓動的耳膜將訊息送向大腦，在心底激起的波瀾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你……有女朋友？」身體裡像是有什麼東西被猛然撞擊而應聲碎裂，我發現自己語尾的震驚，恍惚間意識到你之於我的重要性，似乎不再那麼單純。

「對啊，都交往快三年了，但是這幾天分手了。」

「怎麼會？」這樣的問句似乎不只是問你，也同時問著自己。

「是我不好……。」

「沒事，先別想那麼多好嗎。」第一次這麼清晰感覺到你的哀愁，我所能做的，卻只是輕輕的哄著你，希望你能夠先好好睡上一覺。

「我只是一直很氣自己不夠好，沒辦法讓她就算不在我身邊，也依然能感受到安穩。」你自顧自地，像是在對自己說著。

「先別把所有錯都攬在自己身上，很多是非對錯沒辦法這麼分明的界定誰對誰錯，畢竟事情總會有許多不可抗拒的因素，我們無力改變，只能順從。」我脫口而出這麼一番話，卻擔心這番言論太過於赤裸裸，反而傷害了你，還想說些什麼補償，你卻早了我一步開口。

「妳說的沒有錯，我不應該將所有的錯攬在自己身上，只是我還是好愧疚……。」

「也許你現在比較需要的是沉澱，先休息好嗎？有什麼事我都在。」

「好。」

「那先這樣吧。」正想按下通話結束鍵，卻聽到你輕聲喚我：「嘿！」

「怎麼了？」

「謝謝妳。」你沙啞地說。

「這是我應該做的。」我清晰聽見自己的語氣，如此堅定的對你說；我打從心底微笑，慶幸自己還有能力為你做些什麼；等到你掛上電話後，上揚的嘴角無力的漸漸垂下，我呆呆聽著電話的嘟嘟聲良久，才重新躺回床上準備入眠。

是那個夜晚的孤寂讓我察覺，一種更深刻的情愫，已經悄然攻佔我對你的感情。

「只要你需要，我一直都在。」縱使不太確定你是否入睡，我還是翻起身，摸索到手機，在你的訊息欄輸入完畢，按下傳送，希望隔天早晨，你的心情能夠被輕輕撫慰，並充滿勇氣面對嶄新的一天。

「昨天謝謝妳，對不起，這麼晚了還吵妳睡覺。」隔天晚上的視窗，你恢復平常的穩重，為昨天深夜的失態道歉。

「不會啦，只是希望能夠幫到你什麼而已。」

「有妳這句話就夠了；對了，妳喜歡喝純喫茶嗎？」

「還好欸，怎麼了嗎？」

「沒事，因為我很喜歡喝。」

「少喝飲料啦，不然會變胖。」

隔天早自習，在教室看書的我，抽屜裡的手機傳來兩下震動。

「我在妳們班外面，出來一下。」

我輕輕掀起窗簾，向走廊張望，沒看到你的身影；懷著好奇心走出教室，眼角餘光看到一個身影朝著我走來。

「嗨。」你向我打招呼。

「哈囉。」我又驚又喜地看著第一次見面的你。

「給妳，嘿嘿，純喫茶真的很好喝哦。」我從你手上接過剛退冰，還冒著水珠的紙盒。

「欸，謝謝。」我微笑接受你的見面禮。

「沒事的話我先回去了，我是偷溜出來的。」你搔搔頭，不好意思的說。

「欸。」我喚住剛轉身準備離開的你。

「怎麼了？」

「初次見面，請多多指教。」

「白癡哦哈哈。」

「好啦，趕快回去，掰掰。」

關上門回到座位上，手中拿著你的飲料，整顆心被滿溢的快樂取代。

「其實我比較喜歡喝葡萄柚綠茶。」

「真的假的，我也是欸；我怕妳不喜歡所以才買紅茶。」

「沒關係，那你欠我一瓶葡萄柚綠茶哈哈。」

「齁，哪有這樣的。」

「好啦，換我欠你一瓶葡萄柚綠茶。」

「這還差不多，哈哈。」

午休時分，教室陷入寂靜，我看著桌上的純喫茶，傻傻地笑著。

「一起看日出吃早餐？」

「你爬得起來我就奉陪！」

那是飢餓三十前一晚，我們略帶玩笑的對話，你的話在心裡發酵，讓我在夢裡醞釀可以和你一起完成一件事的雀躍；即便最後我們都沒有四點起床，卻也並肩坐在便利商店，解決出發前最後一頓早餐。

「嗨，早安！」你摸摸我的頭，在便利商店門口向我道了一個大大的早安。

「說好的日出跟永和豆漿呢？」，我戳戳你的臉頰，慧黠地笑著。

「別虧我啦，我後來發現學校附近沒有永和豆漿可以配日出，乾脆讓枕頭陪我度過。」

「不知道高雄會不會很冷。」我呵氣搓手取暖著。

「應該還好吧，妳有沒有帶外套啊笨蛋。」

「有啦，而且笨蛋都不會感冒，你不知道嗎？」我向你扮了一個鬼臉。

「妳是特例，會感冒的笨蛋。」

「你才是。」

你揉揉我的頭髮，眼裡飽含笑意的看著我，沒有回應我的孩子氣，像是刻意輸給我般；我迎向你的目光，在你因為微笑而眯起的細長的眼眸裡看見自己上揚的嘴角；那一個瞬間，全世界似乎只剩下彼此眼中的炙熱在燃燒，而我們就這樣拌嘴著，直到上車前才分開。

「集合時間要到了，趕快回去吧。」

「好啦，那我回去了。」我捏了你的臉頰，笑嘻嘻地揮手；而你目送著我離去，我覺得，我連離去的背影都很快樂。

「怎麼又遇到了，也太巧。」

「對啊，這樣就不怕無聊了。」

會場裡巧遇的幸運，讓我們的座位在前後兩排相遇，港都熱辣的陽光烘烤著意志，臺上慷慨激昂的演講被昏昏欲睡的意識擊敗。

「睏了？」察覺我流露的昏沉，你笑盈盈的問。

「有點。」我努力想克制眼角的睡意。

「借妳靠，累了就睡一下吧。」你拍拍我的頭，我順從的靠向你；一切好像就這麼自然。

枕在你膝上，你乾爽溫暖的大手滑過，在我目光前停留，為我擋住刺眼的光線，我被動閉上雙眼，感受你的溫度，還有我的悸動。

夜晚的高雄溫度驟降的很快，晌午的熱氣全被寒意趕跑，我們瑟縮在位置上，等待人群通過，準備就寢。

「晚上睡覺不要著涼啦！」你摸摸我的頭，像大哥哥般再三叮囑我。

「才不會啦，我沒那麼笨。」我不服氣的說。

「妳就是那麼笨，不然我哪需要擔心妳。」你眼角飽含笑意。

「那你也別著涼了，晚安。」

目送你和其他人魚貫步出會場，人群中，你總是知道我的目光還緊緊跟隨你，你回頭，給我一個恰如其分的微笑，揮揮手當做告別，縱使驟降的低溫讓我感受到一陣陣寒意，可是心裡卻有一波波暖意流動。

「你們的關係真的讓人摸不著，也猜不透。」

簡單盥洗後，C和我佔據了一個離廁所不遠的小小的角落，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會嗎？」我像是被猜中了心思，假裝不在乎的回答。

「別騙我了，老實說，妳其實有那麼一點喜歡他，對吧？」

「真的沒有，只是很好的朋友而已。」我錯估你在我心中佔據的分量，不假思索的回答。

「你們自己清楚你們對彼此是什麼感覺就好。」

凌晨三點，感應到你的問候而驚醒：「希望妳有好夢，撐過明天就好了，加油！」

「日後回想起來，那些淚水也許只是因為我已經隱隱約約知道，我再也不能騙自己了。重點不在這年頭還有指腹為婚，而在他對我的喜歡，不足以強大到讓他去抗命，重點在他也很喜歡那女生。他有喜歡的女生，我不是他最喜歡的那一型。」劉梓潔在新書遇見裡，這麼娓娓的陳述著，那是一對那麼互相喜歡，卻不會在一起的「戀人」。

朋友戲謔的問我：「妳跟他應該也是這樣吧？」「嘖，別亂瞎猜。」我不假思索的回應，卻再次錯估我對你的深情。

「告訴妳一個秘密。」幾個月以後的某一天晚上，G 比預定時間還要早傳簡訊過來。

「什麼？」

「我有女朋友了。」

「哦……。」

我努力克制顫抖的手，不願讓你識破我的驚慌，卻清晰聽見自己的心跳節奏越來越紊亂。

「恭喜啦，好好照顧人家喔，我該退出了對吧？哈哈……。」

我故作輕鬆的打破沉默，想要倉皇逃離這種容易讓眼淚掉下的氛圍。

「幹嘛要退出，愛情跟友情是可以兼顧的阿。」

「可是……。」我囁嚅著想說些什麼。

「妳很重要，一直都是；不用擅自決定離開或留下，好嗎？」

「好。」

「沒事了啦，有我在。」

「你有女朋友了，那我呢……。」

整個晚上，我無法不去懷念著我們曾經的點點滴滴，原本整理好並小心翼翼收藏起來的回憶以及情感，此刻像潰堤的洪水，波濤洶湧的襲來，我彷彿是個溺水的人，掙扎的想抓住什麼，但是悲傷越來越沉重，重的我幾乎無法忽視它。

「你會不會真的離開我？」枕頭上濕了又乾、乾了又濕的淚痕，加深整晚反問喃喃念著的這個問題，只是我卻始終沒有勇氣真的去問你。

那夜的珍惜讓我體認，那麼深的情感，使我無法將自己從你身邊抽離。

「我跟你說，我今天……。」指尖停留在鍵盤上方，我的問候輸入、刪除、又輸入、又刪除；字數增加、減少、又增加、又減少；害怕你離開的情緒作祟，一次又一次想要抵抗，卻趕不走這種莫名的情緒；幸好你的問候總是適時出現，將這些不安全感趕出我心中。

「你最近好嗎？」

「還不錯啊！」

那個下午，我們並肩坐在記憶重疊那間小學的溜滑梯，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午後斜陽灑落，周圍的景像灑上一層金色的微光，和諧地構築成一幅圖畫，我們坐在畫面的正中間，沐浴在溫暖中，享受慵懶的片刻。

望著你的側臉，望著你上揚地恰如其分的嘴角，我靜靜靠在你肩上，而你輕輕摟住我，彼此都沒有多說什麼，心底卻無比充實；我享受少數能夠擁有真實的你的片刻；「如果我們可以一直這樣就好了。」恍惚之間，我依稀聽見自己這麼說，而你沉默低下頭，若有所思地思考些什麼，意識到自己好像說錯話，我低頭看著指尖，假裝沒有發生什麼事；起身想跨出陰影下，你卻突然拉住我，將我拉進你懷中，我回應你的擁抱，但是來不及觀察第一次這麼貼近我的你；你卻俯身，在我唇上停留；我又驚、卻也喜的朝你的眼眸深處望去，你的眼眸映照的情感過於複雜；像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無底洞，隨時都能將意志不堅定的我捲入；我只好被動閉上雙眼，用心感受你的溫度、你的味道。

「謝謝妳，從來沒離開過我。」你輕聲在我的耳邊說；像一顆石子墜入湖心，漫起陣陣漣漪，我屏息，忍住欲哭的衝動。

我伸長手環住你的背；沉默地回應了你的吻；也許當下的我所能做的，只是努力，記住你唇上的味道、還有懷抱裡的溫度。

只是那天，我們卻沒有向對方問候就入睡。

「為什麼要突然靠近我，然後又狠狠遠離我？」

隔天、再隔天、隔週、再隔周、隔了好久好久，久到自己都忘記了，什麼時候已經習慣沒有你的問候也能安然入睡的夢。

「我們，真的就這樣了嗎……？」我怔怔盯著屏幕上停滯不前的時間點，始終沒有勇氣送出我的疑惑。

那夜的轉變讓我領悟，那麼深的情感發酵，也會催化兩個人卻步，而後漸行漸遠。

也許是彼此腳步太倉促，踩踏過了交會點卻沒有注意到，應該停下或往前；珍惜或揮霍，才讓遺憾迴盪在空氣中；包覆著自己的每一寸氣息如此敏感，薄到風輕輕一吹就發出了悲鳴；縱使每一秒都被想念的痛楚包覆，但時間不會停止，歲月依舊蹉跎；於是腳步繼續向前。

人們總說往事可以被埋藏，但是現在我才發現那是錯的，因為它們總是不自覺浮上心頭；在清晨、在深夜、在車水馬龍的街道旁、在人來熙往的鬧市邊，世界的喧囂倏地靜默下來，眼前飛快竄過的景象變成記憶的幻燈片，一幕幕播放一起經歷過的喜怒哀樂。

當初一波波重重的波瀾，如今成了一絲絲淡淡的惆悵；像漣漪般緩緩在心田擴散開來；船過水無痕，最終趨於平靜，彼此也就這麼的遠離。

當約定好的承諾忘了實現。就成了紀念；而我一直以為，我們終究只能靠紀念來想念；一直到我生日，從突然現身的你手中，接過第一張卡片。

「你怎麼來了？」看見你出現在學校旁火鍋店座位的一角，我瞟了竊笑的 L，漸漸搞懂狀況；L 將我推到你身旁刻意空下來的座位，我給 L 一個會心的微笑，在你旁邊坐下。

「L 說今天要慶祝妳生日，我剛好可以留下來，所以就過來了。」你攪動碟子裡的醬汁，沒有太多不必要的話語，輕輕地、完整回答我的想念。

「好久沒有看到你了，最近過得還好嗎？」我將椅子拉近了一些，試圖多知道關於你的最近；「還可以啦，不過就是那樣嘛，每天都覺得自己應該讀書，可是看到床就很想要廢。」你輕鬆的揶揄自己，我陪著露出笑容，雖然這並不是我最想要知道的最近。

L 讀懂我的心思，搶先一步對你說：「她其實想說很想你啦！想聽你說說其他的事情。」「你不要亂說啦！」發現自己冷不防的被出賣，我笑鬧著對 L 說。

「我知道。」你微笑拍拍我的肩，起身到飲料區，盛了兩杯飲料。一杯留在自己桌上，另一杯則推到了我面前；「那你跟她，最近還好嗎？」我鼓起勇氣問出最想知道的事，縱使不太明瞭自己到底是因為太愛你才想知道你是否幸福，或者想知道自己是不是還有機會而問。

「普普通通囉。」你啜飲手中的飲料，回答依然像從前一樣，我提起她，你帶過你們。

「我怎麼到這個時候還在問她……。」我低下頭，心底懊惱自己的唐突。

你伸手戳戳我的臉頰，我抬起頭，迎向你的目光；「生日快樂。」你從書包拿出卡片，塞入我手中；我驚喜地看著你：「謝謝。」，你摸摸我的頭，互動是如此自然，毫無尷尬。

我小心翼翼的將卡片收回書包，臉上浮起了淡淡的紅暈，低頭啜飲桌上的飲料，原來，自己還是能夠在你的心底，佔了一個小小的位置。

吃過飯以後，L 拿出預備已久的刮鬍泡，不懷好意的看著我；我笑著接下他們的盛情，一坨意外飛來的泡沫正中鼻樑，刮鬍泡的沁涼薄荷香味太過薰眼，你牽著我到廁所洗手台，輕柔地替我洗掉臉上的刮鬍泡。

「也不知道要躲一下。」擦掉我臉頰上的泡沫，你含笑的看著我，並在我唇上停留幾秒；「生日快樂。」。

腦袋還沒完全反應過來，我只是搔搔頭、傻傻地笑著。

「對不起，這麼長一段時間沒有問妳過得好不好，我怕……。」回家後，我迫不及待將自己反鎖在房間內，打開淺粉紅色的信封；卡片上是你依舊精準的關懷，因為懦弱而退縮的不告而別也好，因為膽怯而隱忍的不聞不問也罷，我發現自己還是依賴你的陪伴、你的問候，就算已經調適離開的準備，也不斷嘗試分離的步調；回頭看見你，我才發現彼此留下的印記太深刻，使得我們從未走遠。

「謝謝妳在我高中生涯裡，占了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字裡行間不經意感受到的溫柔與感謝，使我捨不得將卡片闔上，你的筆跡除了映入眼簾，也雋在了心田。

「不要擅自決定離開或留下，好不好？」我鼓足勇氣按下通話鍵，再一次在萬籟俱寂的夜傾聽我們的聲音。

「好，我答應妳。」你的聲音，依舊那麼深沉而遙遠，只是這次，多了幾分溫柔。

我在你的晚安後，再一次手中緊緊握著手機，像第一次互道晚安那個晚上那般雀躍。

「謝謝你，還願意讓我留在你身邊。」我在心底小小聲地說；閉上眼，刻意忽略眼眶裡飽含的酸楚，期盼著夢境的降臨，帶我脫離依舊害怕你離我而去的情緒。

可是夢境中，我卻看見畢業旅行那三天，我們意外的親暱。

「欸，唱歌給我聽。」我們霸佔住飯店內線，在兩間房間的同學都瘋狂打牌小酌的時候，天南地北的聊著。

「好啊，想要聽什麼？今天特別開放點播。」

「味道。」不知道為什麼，腦海中第一首想起的，竟然是辛曉琪的味道。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襪子，和你身上的味道……。」話筒那端，你輕輕哼唱著，而我也靜靜聽著，享受著只有我們兩個的片刻。

「很晚了，妳們該要睡了，明天還要早起呢。」忘了我們聊了多久，你終於開口，試圖提醒我是時候該掛上電話。

「好吧，那你也早點睡，晚安。」我雖然不捨，卻也知道，我們的界線在哪裡。

「晚安，祝好夢。」

我掛上話筒，揉揉發紅的耳朵，熄上燈，不知道另外一端的你，入睡前會不會想起我？

「要來找我嗎？」隔天晚上，手機輕微震動，我反射性點開你傳送過來的訊息。

「晚一點導遊查房結束以後，我再去找你。」

子時的鐘聲敲響，一切回歸平靜，我躡手躡腳的輕啟房門，露出足夠看見外面的隙縫，確定導遊都已經回到各樓層大廳，口袋踐著房卡和手機，三步併作兩步地朝你的房間前進。

「小心一點，跑那麼快幹嘛。」你抱住想從階梯上躍下卻重心不穩的我，我自然而然地摟住你，微笑的看著你。

「想早點看到你。」我因為竊笑而彎成一道弧形的眼眸藏不住看見你的歡欣，你將一切收進眼底，捏捏我的臉頰，微笑的看著我，嘴角依舊上揚的恰如其分；我們跑回房間，你的食指放在唇上向我示意，輕輕闔上門板，深怕驚動四處巡視的領隊。

我主動抱住你，而你順從回應了我的擁抱；我們就這樣站在房間門口相擁著，像是隔了數個光年般長久，也像過了萬分之一毫秒般短暫；你再一次將唇瓣覆上我，而我依然沉默，專注回應你熱切的吻。

「晚一點要留下來嗎？」你摟住我，順著我的頭髮問道。

「但是……我怕被發現。」

「真的不留下來？」你知道我總是不會拒絕你，自信的微笑著，你低頭磨著我的鼻尖，微醺的語氣令我捨不得離開，我主動輕輕啄了你的嘴唇；「那明天早點叫我起床。」於是我妥協，甘願為了一個可以陪你的夜晚，冒任何可能會被責罵或處罰的風險。

「好。」你輕輕的，將我的頭湊向你的胸膛，摟住你的腰，酒精使腦袋和眼皮越發沉重，我放肆地在你懷裡，呼吸著你的氣息，漸漸睡去。

那一晚，我睡的特別安穩，也沒有多餘的夢境打擾我唯一一次，在你身邊睡著的夜。

「嘿，該起床了。」清晨五點，你準時輕輕搖醒我，酒精尚未完全褪去的腦袋依舊昏沉，我只是翻身、下意識摟住你，只想繼續待在有你氣息的空間。

「好啦，乖，真的該走了。」你在我額上輕輕吻著，揉揉我有些雜亂的頭髮，小聲的說。

我揉揉沉重的眼皮起身，給腦袋一些恢復清醒的時間；在房門口套好鞋子後，你趨向前抱著我，「抱歉，沒辦法送你回房間囉。」抬起頭看著你，我將你拉近，再一次覆上你的唇，用一個深深的吻當作道別；也許心底早就準備好，這是最後一次我們能夠如此靠近。

我驚醒，擦去額頭的冷汗，指針走向凌晨四點鐘，意識越發清晰，我索性坐起身，打開窗戶看著外頭還在沉睡的城市，思緒滑出腦袋，慢慢的和外頭混沌的天色融為一體；不知道翻閱過幾座山嶺的，另一個城市的你，睡得好嗎？

「妳這樣是精神出軌，他也是，你們都覺得這樣可以被接受，但是這樣只是安慰自己、欺騙自己而已……。」回到臺中，我向 F 說起一切，他滔滔不絕地念著，認為我們背叛愛情最純粹的部分。

「我只是想要記得他的味道。」好不容易等到 F 換氣的空隙，我緩緩開口，小聲地說，小到聲波只停留在唇邊，沒有多餘的力氣送到話筒另外一邊，也彷彿在說給自己聽。

「什麼？」F 沒聽清楚，拔高音調又詢問了我一次。

「我抱著他的時候，我只想著我要記住他的味道，這樣也許以後我還有機會能夠懷念，我曾經擁有過的，有關於他的一切。真的，就只是想要記住他的味道，這樣而已……。」

我怯怯的說完，F 沉默了好一會，「有時候我真他媽不知道該怎麼說你們兩個才好。」

「就別說了吧，我們都不是你想的那樣……。」我還沒說完，F 又打斷我的話。

「妳還敢說不是我想的那樣，不然是怎樣……。」F 還想接下去，我忍不住出聲打斷：「他是不是這麼想我不知道，但我他媽知道我是，這樣就夠了，放過我吧。」我闔上電話，雜亂的思緒和情緒逼的我喘不過氣；F 指責的話語還迴盪在耳邊，我鑽進被窩，讓枕頭環住耳朵，不願意讓他的苛責使這個夜晚再度失眠。

「原來愛與被愛，一樣無奈。」快要入睡前，我爬起身，摸索被丟在床邊的手機，我在手機記事本留下這麼一段話。

隔幾天的午休下課，我和 Y 走到福利社，買了幾包零嘴，努力撐過昏昏欲睡的理論課，一走出福利社，左方熟悉的身影讓我的心跳無意間漏了一拍。

「嗨，是妳。」你迎面，和我打了照面，只是淺淺的微笑，還有淺淺的問候。

「嗨。」我努力揚起被惆悵拖垮的嘴角，將眼角眯成一個恰當的弧線。

接著，我們似乎都沒有想要將腳步放慢的意思，就這樣從彼此身旁擦肩而過、頭也不回；我極力阻止自己不要回頭看他；因為我不確定，這樣的擦肩而過，是不是也同樣代表我們在彼此生命中的地位，早已被撼動。

「欸，那不是 G 嗎，我記得你們不是滿要好的，怎麼看起來像普通朋友？」Y 回頭看了你的背影，搖搖我的手問。

「最近比較少聯絡的關係吧。」聳聳肩，我無奈的笑。

「是嗎？」

「是啊……唉。」最後那一聲嘆氣，我只留給自己，沒有讓 Y 聽見；畢竟只是對自己的被動感到無可奈何；讓無數次的擦肩而過，填補中間的空白格。

「一生至少該有一次，為了某個人而忘記自己，不求有結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經擁有，甚至不求你愛我，只求在我最美的年華裡，遇見你。」這是徐志摩面對感情時，最掏心掏肺的對白；而我們，縱使都錯過某個時間點，使得對方在心裡的位置改變；但是能夠聽見你，訴說我們的愛情，曾經出現過，那對我而言，是已經擁有太多、太多。

「不會為了她而改變現狀，是因為雖然互相喜歡著，但是彼此的喜歡卻沒有驚天動地到願意為了對方打破現實生活的秩序吧。」你曾經在某一個深夜的暢談裡，這麼對我說著你的感情觀。

「這麼說好像有道理。」我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以為自己認同你的看法；但是一直到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不是因為彼此不夠喜歡，而不為對方改變些什麼，而是因為太喜歡了，不想要承受任何可能失去彼此的機會、甚至不想要因為承諾或責任而造成彼此不諒解與傷害，所以才決定停留在現狀吧！

只是當我終於明白這些時，你卻早已成為過去。

原來，我就像一個誤闖進他人生中最璀璨章節的不速之客，並且停留了好長、好長一段時間，長到足以認識對方、了解對方，甚至愛上對方，愛的無法自拔時才猛然驚覺：「啊，自己不屬於這裡呀！」

只是錯過的人事物像是一幅未完成的圖畫，擱在心裡的某個角落；企圖塵封的努力徒增遺憾的筆觸，過多的留白停滯在眼前刺痛雙眼，一起揮灑的色彩被襯托的格外熹微；我始終無法習慣和心底的遺憾和平共處，尤其是那些關於你的所有。

「嘿，妳在幹嘛？」那天，在社團辦公室裡，我伏在桌上寫著幹部會議紀錄，沒有聽見 S 在我身後的問句；他拍拍我的頭，試圖引起我的注意，頭頂像是突然出現一道電流，刷的流竄過全身，你的笑臉倏地從腦海最深處浮出，我霍的站起身，驚慌失措的回頭朝身後看去，才看見被我嚇到的 S，微微倒退一步；「對不起，我太注意寫東西了，沒有聽見你說什麼。」我慌忙的道歉。

「沒關係啦，不過妳怎麼突然反應那麼大？不過就只是摸了妳的頭而已耶！」S 搔搔頭，狐疑的看著我。

「呃，沒……沒什麼啦！」我低頭含糊帶過，胡亂收拾桌面，倉皇拿起文件，急忙逃離社團辦公室。

沒有給 S 任何追問的機會，我跑過下課後三兩成群的人群，到了圖書館，步伐漸漸慢下來，我在籃球場駐足，望著遠方出神，你的身影霸佔整個腦海的篇幅，所有關於我們的所有，在腦海中霸道地上演。

金屬摩擦柏油路面的聲音在我身後不遠停下，特定身分才會有的聲響使我突然回過神，轉過頭，S 就站在我身後。我迎向他投射過來的目光，依舊是帶著一絲笑意，卻似笑非笑的表情看著我，在他的眼神裡，我完全明白他追出來的原因；有的時候，他跟你太過於相像；只是相較之下，他卻比你沉穩的多，而且更好理解。

「只有聽到皮鞋的鐵片聲，妳才會有反應嗎？」S 搖搖頭看著我；我轉身球場階梯上找位置坐下，S 挨著我，同樣看著操場上熱鬧的人群，等待我開口。

我們並肩沉默了好一晌；我才醞釀好勇氣慢慢的說：「以前，只有他會摸摸我的頭。」我怔怔看著在籃球場上活躍打球的學弟；彷彿看見不久前，我總愛在星期三和星期五的放學，坐在同樣位置，看著你在球場揮汗的模樣；偶爾命中一顆三分球，你總會轉頭看著我，對我比出勝利手勢，而我也會用大大的微笑回應你；沒有多餘的言語，單純淺淺的眼神交流，卻也已足夠。

只是現在我卻已經不知道，你是否依然保有這樣的習慣？或者，在球場旁看著他打球的位置，早就已經不再專屬於我？

「那個動作對我來說像是一個專屬於他的暗號；只要他摸摸我的頭，我就會覺得，就算當下有再大的困難在眼前，我都不害怕。」我撿起一顆石頭扔向一旁的草皮，像把一部份的自己，隨著飛越的拋物線放逐。

看著一群又一群不相識的人打球，霧氣蒸蒸的薰上眼睛，我縱容眼淚沉默無聲的墜落，卻刻意遮掩悲傷，不願意讓這樣的情緒打擾周遭的人。

「但得夕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S緩緩的說，眼神依然望向遠方。

「我知道他已經帶給我太多太多，但是人都是貪心的；來不及珍惜的東西，往往最渴望能夠得到。」，我緩緩開口對S說。

「……唉。」S微微嘆息，對於我的執著無可奈何，他撿起一旁的小石子在手心把玩，像是思考該說些什麼開導的話鼓勵我，或者是抹去太複雜的言語，單純陪伴我的執著。

「我會學著用懷念來紀念他，但是我還需要一點時間。」還沒等S說話，我先開了口，吸了吸鼻子，努力想要露出微笑。

「恩，這樣也好。」S點點頭，依舊是帶著一絲笑意，卻似笑非笑的表情看著我，他將小石子扔到一旁；拍拍褲子上的灰塵，並伸出手，卻忽然想起什麼一般，掌心停滯在半空，最後停留在我肩上，拍了拍我，他稍稍使力，讓我的頭靠在他的肩上。

「對不起，我下次會注意一點。」

「沒事的，都會過去的。」

「回去吧，別再哭了，都已經長得這麼醜了還要哭，想嚇死誰。」S忽然轉變成笑臉，扮了一個鬼臉後這麼對我說。

我「噗哧」的笑了出來，順勢收起眼角的淚滴；並肩走回社團辦公室之前，我回頭望了一眼夕陽餘暉映照的球場，運動的人群漸漸散去，所剩無幾的倒影被拉的好長、好長，所有景物都被蓋上一層淺淺的、溫暖的橘色，我感受到其中夾帶的一絲絲哀傷，別過頭，我不忍多看，這樣的景象太美，卻也太惆悵。

「One day you will find your light again. Don' t you know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dream?」那天晚上，S出現在臉書動態第一則，將我標記在貼文中；短短一句話，在千百則更新中格外耀眼，我打從心底微笑，明白他的用意，只是其中卻蘊藏一部份的溫柔，我始終不敢坦然正視。

「我一定會再找到屬於我的目標。」我按讚，在底下留言；就算沒有過多話語，S 總是能明白我想說的所有；他們總是能一眼看穿我隱藏在背後的所有心思，然而我沒有把握的是，S 是否知道，我總是有意無意的迴避掉他的某部分深情？

那天晚上，我夢到了夕陽餘暉映照下的球場，有你，有我，還有他。

推甄倒數兩個月，我希望我的作品集，能夠有你的參與，於是我暗自下了一個決定。

「嘿，最近還好嗎？」握著手機躊躇許久，最後還是只能妥協，用最平凡的問候句開啟我們的對話。

「哈哈，好久不見，還好啊，每天都是讀書；吃飯、睡覺，妳呢？」

「還是過著每天都熬夜的日子呀！」

「唉呀，我不在妳就都沒聽話早點睡了，要好好照顧自己啦！」一時之間，我不知道該如何回復你看似親近，卻又帶著一些我無法摸透情緒的語句。

「會記得早點睡啦，只是最近比較忙一些而已。」我選擇忽略前頭那些，我不敢碰觸的情緒，故作輕鬆的回答。

「那就好，突然找我怎麼了嗎？」

「可不可以，幫我寫備審的推薦序？」我鼓起勇氣在訊息欄打字、送出；看著對話框；明明是簡單不過的問題，等待你回答的焦慮卻如此龐大，在一旁虎視眈眈。

「我想找對我高中三年來說，最重要的人替我寫。」鼓足勇氣按下傳送，我緊握著手機，看著你已讀，猜測著另一端拿著手機的你，會有怎麼樣的反應。

「當然好啊！」你爽快的答應。

「那你慢慢來，寫完再給我。」忍住內心狂熱的雀躍，我故作平靜的回覆；沒有多說，讓情緒安全的回到本壘。

隔天，手機「登」的一聲，我下意識點開，並且在毫無防備的狀況下，看完G的推薦。

「臺中對我而言，是個很陌生的環境；但幸運的是，透過臉書，我找到了學校的社團，也遇見了她。她很執著，對於想要的東西，她會全力以赴去爭取，儘管結果不勝理想。

她很真，相處的過程不會讓人感覺到半點目的，也不會刻意討好別人，我想這就是她最吸引人之處。

她的內心，同時住著兩個不同的靈魂；一個心思細膩，一個多愁善感；這樣的兩個靈魂交織出她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情感，如此真誠。

她如火；添加不同物質燃燒就會有不同的色澤，哪怕不盡純粹，卻是她擁有許多特質的魅力所在。

她如光；三年來，是她的鼓勵、傾聽，陪伴我渡過人生最晦暗的時期，並帶我走出黑暗。

如果說高中最璀璨的青春，必須選擇一個最重要的人，我想她絕對是最無庸置疑的選擇。那怕分離許多年後，我還是依然會記得，這個總是煥發魅力，如火如光的女孩。」

「謝謝。」一時之間不知道說什麼，才不會讓內心的澎湃被你發現，我只能道謝。

「嘿嘿，沒什麼啦，剛好有空就先寫，寫不好的地方妳再幫我改一下，要加油喔！」

「一定會的！」

「沒事的話我先睡了，就算趕作品集，還是要記得睡覺啊，好好照顧自己。」你的問候，依然帶著我最熟悉的溫暖，縱使那股溫暖，早就不再全然的屬於我。

「會啦，那不吵你了，晚安。」

「原來我還有資格，在你心中佔據一個位子。」我打下這幾個字，卻沒有勇氣按下傳送，默默按下刪除鍵，我關掉視窗，讓你的訊息欄漸漸後退到視線之外。

「曾經很愛，也許只能稱為喜歡；但是如果能夠永遠喜歡，這樣的情感才足以稱為愛。愛總是給了我們希望，又讓我們跌入重重的失望，愛的越深，便跌的越重；也許傷的更痛，但是成長也會更多。在愛裡得到的體悟、獲得的感觸，它們從來不會背叛我們，離我們遠去；而是昇華成勇氣，支持我們繼續向前邁進；縱使曾經在這裏寫下的刻骨銘心，隨著人來人往被沖進時光的洪流，逐漸晦暗不明；但是我們依舊能夠期待下一段相遇帶給我們，獨一無二的專屬記憶。」

在作品集的開頭，我這麼寫道；回憶的開關輕輕啟動，我迎接傾瀉而出的我的、他的、我們的喜怒哀樂；原本以為早就模糊的片段，在腦海中翻騰著，如此清晰而鮮明。

一遍又一遍；這一次，我不再克制眼淚，讓最柔軟而真實的情緒引導我，一遍又一遍的修改文字，只為了能夠讓呈現出來的心情，最貼近自己的感受。

一個月的傾盡全力製作讓我在推甄倒數八小時的時候，終於將這一本屬於你和我之間的故事完成，將檔案傳送給你，我累得趴在書桌前睡著。

「真的做的很棒，恭喜你，希望這一份作品集可以帶給你好運氣。」隔天早晨，我拿著裝訂完的成品，像個雀躍的孩子向你炫耀，而你拿著印刷完成的定稿翻閱，讚嘆的對我說。

「其實我才應該謝謝你，也謝謝命運讓我們有這麼多回憶發揮。」看著低頭翻閱的你，我在心底對自己說道；但是此刻的心情卻如此平靜，不願意讓多餘的言語擾亂他不再為了我起伏的心情，於是，我只是微笑的沉默。

「趕快回去補眠啊，辛苦妳了。」你揮揮手向我道再見，我轉過頭，在你的注視下走回教室；記憶的幻燈片突然閃現飢餓三十那一個清晨；同樣的畫面，同樣的你目送我離去，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回頭看你，一步一步離你遠去；心境的差距如此懸殊，我卻無力再改變。

「完成，就真的代表結束嗎……。」我穿過下課嬉鬧的人群，對著自己問道；將作品集裝進公文牛皮紙袋，趕上最後截止時間，看著一袋袋滿載升學希冀的作品送出教室，我仿佛將一部分最珍貴的自己，同時彌封進紙袋，送離了身體。

「再見。」伏在桌上，我將自己隱藏在教室的一角，縱容放肆的眼淚奪眶而出。

畢業前一天晚上，我撿起丟在書桌旁，許久未揸的書包，打算整理裡面的雜物，「啪」的一聲，書包的夾層掉出一樣東西，我撿起那個有點眼熟的信封。

那是G寫給我的，唯一一封生日卡片。

翻開卡片，藍色墨水敘述的字句狠狠敲打內心尚未修補完全的那一塊，遏止不住的眼淚在臉頰上肆虐，幾滴無心的淚水掉落到卡片上，我急忙拉起衣服的一角輕輕按壓，害怕墨水會因此被暈染，而漸漸模糊了字跡。

我想起第一次向你談起曾經喜歡的人時，說出的那句話；「有些人，只能相遇、相識，卻不能相愛；有些人，在生命短暫而有限的日子裡，只能深深地、用力愛過一次。」

我坐到書桌前，拿出一張空白的卡片，提起筆桿想對你傾訴些什麼，當作最後的道別。

「送給你，畢業快樂。」隔天，我們別著胸花，昂首步出學校，我在校門口遇見了你，將卡片和一罐純喫茶，遞到你的手中。

「沒想到妳還記得。」看著純喫茶，你露出淺淺的微笑。

「如果是它開啟我們的相遇，也許用它來告別，也比較恰當。」我苦笑的回應。

「不要這麼說，以後一定會再見的。」你將我拉進懷中，像是被刺中痛處般，略帶心疼的說。

「一定還有機會，相信我。」你下意識抱緊我，小說的在我耳邊叨叨絮語，向是對自己訴說，也像是在安慰我；我只是沉默地，回應你的擁抱，卻不小心讓眼淚滴落在你的背上，害怕說的太多，惆悵會在你身上造成太多壓力。

「我們，該走了。」無聲的擁抱持續了好一會兒，我終於開口，掙扎著，讓自己脫離你令我沉淪的懷抱。

「畢業快樂。」你帶著愛憐的目光看著我，摸摸我的頭，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是我的再見打斷你的欲言又止。

「再見。」這一次，換我目送你離開。

走了幾步以後，你突然回頭，微笑著用力向我揮揮手，就算看不太清楚你臉上的表情，我依然努力揚起嘴角，最後一次用最大的笑容回應你，彷彿是剛認識的我們，沒有太多情感羈絆，如此真摯而單純；上揚的嘴角壓抑不住淚光，你轉身之後，眼淚放肆地從眼眶墜落。

記憶的幻燈片突然閃現第一次看見你的那個早上；同樣的畫面，同樣的我目送你離去；雖然心境的差距如此懸殊，讓人無力改變，但是這是頭一次，卻也是最後一次，不願意破壞緣分這樣的安排。

「我還有機會，繼續喜歡你嗎？」

「如果有機會，也請讓我繼續喜歡妳。」

雨打在窗外，卻已是昨夜的夢。